# 明儒學案

卷二十五至卷三十　南中

楚中　北方　粵閩學案

口仁73
486
7

波 29 7

門 口 13
號 486
卷 7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

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
孰於心遂逼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
於心惟梏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在
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即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
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
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
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
其軍因東修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鋐大學士張
孚敬下詔獄會審鋐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滅戍赦歸
貢安國字光路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
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
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即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



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
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請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
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
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宜截其他宗旨無出於
是不執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
無無始終無階級倪焉曰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
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參議師事受軒受軒
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盍往從之於
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靳黃建崇正書院
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
胥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
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谿主之式祕圖楊珂之間非

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謚定蕭。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幹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外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亹亹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棨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即能了了。夜聞鷄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今鷄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固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參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樸。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

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曰說云德猶鑑也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浸悟入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晉守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尚書受業荊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辟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辟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南中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校刊

莫階芝庭

##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通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益門至即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浹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屢理遏恤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

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轢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為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僞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僞為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為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周衝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郃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虞。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即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淳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體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

存心爲爲學之要知恥爲入道之機○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愼獨博約知行皆愼獨工夫內事自也○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講學須脚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爲已規模大略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即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愼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愼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脚踏不實乎○日用工夫亦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濶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

更多也。○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恐有墜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墜於無。方得。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事上磨鍊。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

## 明經朱近齋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貢爲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參元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尚爲聞見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尚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自融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眞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室。高世昭然。卽此可以觀其自得矣。

語錄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董實夫問心卽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是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卽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泯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麤者歟稍精則爲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爲雷電鬼怪草木花蘤又精而爲鳥獸魚龜昆

蠢之屬至精而爲人至靈至明而爲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爲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爲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爲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本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眞樂也○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乎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置者光陰也不能暫置甚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旁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

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丙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炁同勢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煆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亦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粗緻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

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動情勝不能從也○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戊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滾終非古比○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馳萬鶩之取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即不忍為人無善可為只不可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

## 尤西川紀聞

近齋說陽明始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謂門人曰何謂天理門人請問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又曰何謂良知門人請問曰是非之心是也○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為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墮之習復生近齋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

我如今譬如一個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弊與不弊都讓他一讓
當有弊者○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
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
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眞如飄風浮雲略無芥蔕自
後雖有大毀詬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
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
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近齋
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
功○近齋曰昔侍先師一友自言覺工夫不濟無奈人欲間斷
天理何師曰若如汝言工夫儘好了如何說不濟我只怕你是
天理間斷人欲耳其友憮然○近齋解格物之格與陽明大指
不殊而字說稍異予問曾就正否近齋歎曰此終天之恨也○

近齋曰精鹿一理精上用功他日舉似則曰本無精鹿○近齋
曰三年前悟知止爲徹底爲聖功之準近六月中病臥忽覺前
輩言過不及與中皆是汗漫之言必須知分之所在然後可以
攷其過不及與中之所在爲其分之所當爲中也無爲也不當
爲而爲者便是過便是有爲至於當爲而不爲便是不及便是
有爲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衞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舟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爲箕神造臺大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於火光中悅忽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剴及內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蚤歲師事東廓龍谿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訥谿說陽明一日早起看天欲有事、卽自覺曰、人方望雨我乃欲天晴耶、其自省如此、○訥谿說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詣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訥谿謂司訓邵西林曰、子憤士之不率教乎、譬諸津濟遊人喧渡、則長年三老艤舟受直、擇可而載、若野岸舟橫客行不顧、則招招舟子、豈容自已、凡教倦卽是學厭、○西川問學曰、信心、○思不出位、是不過其則、○西川有所疑億曰、莫猜度、○士有改行者、西川謂初念未眞、曰、不然、惟聖罔念作狂、君子小人、何常

之有。○當此世界若無二三子未免孤立無徒。

囚對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梱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坐有梱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爲考功時寘龍谿於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爲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徑室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附會無不至矣○時之汙隆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

耳。○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薛文清之佐大理。主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崔後渠夢中所得之言。○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 副使辟畏齋先生甲

辟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嘉靖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通判。係定同知。四川巡撫。以忤相嵩。拾遺免。先生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即所以致知。慎獨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暴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易簡也。先生曰。古今學術至於陽明漸而啟蔽。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縷析條分。以破訓詁之惑。用是學者雖略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彙傳。之來世。以俟知者。嚴按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事其事親

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先生之格物以感物爲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陽明以正訓格先生以感訓格均爲有病何不以他經證之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毋自欺良知也好惡物也好惡至於自慊則致之至於物矣不忍堂下之牛良知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則致之至於物矣蓋至於物則此知纔非石火電光所謂達之天下也此正致之之法與擴充同一義耳格當訓之爲至與神之格思同二先生言正言感反覺多此一轉所致者既是良知又何患乎不正不感乎



陸子之學在先立其大朱子之學在居敬窮理學者苟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則朱陸合一矣○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敦聖賢發明而理始徹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言始完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缺一也若孟氏以後歷千年而有象山有陽明可爲精矣而享年不永未獲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於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謂詳矣然改易大學而以格物爲窮物之理集義爲事事求合於義則與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致知格物之說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

明善即致知也。所謂誠身即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蘧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即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則述師傳而備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爲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致有未盡也。故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之者致之也。此之謂致知在格物。○釋氏之說欲使人離垢明心。其意未嘗不善也。然不知心即是理。理不離事而過用其意。至欲遠離事物以求心。則其勢必至於反性情滅人倫爲一切襲取之法。認其所謂漠然無情者爲心。至於中庸精微之妙。泯無所知。而誤以幻天地絕人道者爲事。知者所宜原其意以通之。而約其過甚者以歸於中。亦歸斯受之之意也。○或問存心致知有分乎。曰。致知乃所以存心也。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寧國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爲新鄭所不喜。忝議山西。劾歸。復起。分守河東。有妖似獬。言人禍福。熒惑一方。先生下教逐之。妖輒遁去。轉廣西副使。致政歸。先生受業於龍溪緒山。墨守致良知宗旨。故陽明之言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先生言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其義一也。然意有未盡。蓋良知即是乾知。物即是坤作成物之物。天之生意。乃其知也。此生意遍滿兩間。然不著土。則空無所寄。亦如野馬細緼。旋吹旋散。故必乾坤合德。然後能四時行百物生。所以曰坤作成物。人稟大始之氣。此良知也。苟不凝之於物。只在想像

怳忽之中，但謂之弄精魂而已，此致知之必在格物而後能有諸於己也。先生亦言乾知即良知之眞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然良知必從格物而後成體，彼石火電光，豈可遽以爲體乎。

查毅齋先生集

學問須要歸根，與天地之化，雖流行不息，然其凝寂者未嘗不在，故天之斗柄，地之潮汐，四時之節候，萬物之榮悴，分毫不差，試於定盤鍼驗之，不論和風麗日，迅雷烈風之時，子午之向未嘗少差，此可見天地之寂體，此體人人俱足，雖酬酢萬變，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謂主靜立人極也。無窮事業皆從這些子中流出，此學所以須從混沌立根也。○人心之體，只是寂感，陽也，剛也，仁也，皆感之體也，陰也，柔也，義也，皆寂之體也，此機原從混沌中來，無前無後，無內無外，無精無麤，能悟此意，則即寂感存，即感寂存，功夫本體當下俱是。○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

疏指出。○或謂天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眞心之所發也。眞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便非良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曰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即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延燒燎原。此二者之辨也。○文成在時親往其門者。先生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

此致字。即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須一偏之動處。泝造究竟。廓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問情識與良知既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是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為情識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既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為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即蕩蕩。為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眞體。即道心之微也。既見此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為礙。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

待格而自無不格。○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者猶是強制。○吾人本來眞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眞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即感而寂，在也若只是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於俗，無事時易落於空矣。○乾知即良知之眞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龍德不可爲首，如寒暑往來，循環無端，將以寒爲首乎，暑爲首乎。故三統迭建，子丑寅皆可爲首，正見其無首處。本義言陽剛不可爲物先，非也。○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故謂之獨。即此心之靈，是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愼獨即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即是致良知。○太極生陰陽，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即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即在萬物之中，不是別有一物懸虛在於某處，則吾心之良知可知矣。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爲情遷，不爲境易，此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雙江念菴提出歸寂之說，性體本寂，又何事歸，未免頭上安頭矣。○易謂極深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爲氣習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研幾，只是銷去習氣，則眞體自露，靈機自顯。今人認幾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愼獨眞脈。○大學知止此止字，即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即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証，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若時時刻刻從良知作

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夫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萬神一神也。惟得形而附。其實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則形亦神之所生也。世人不知此心原是神明。不測種種從形上起念。故神反爲形役。不得靈透。惟認得此神時時委順於神。不以有我撓其間。則神自靈透不昧。自圓動不拘。其出之自我者爲神功。及之天地人物處爲神化。皆神之所爲。非我也。○譬之石中有火。擊石火出。人但見擊出之火。不知火原蘊於石中。擊出之火有起滅。石中之火無起滅。若是擊出之火。猶是眞體。間不容髮。今人多從延燒燎原處認火。雖亦是火。離根遠矣。故元神識神。雖是一個。但有體用之別耳。○蒙諭凡有習氣皆是意見未忘。誠是但意見固不可有。至於默識本來。時時保任。則不可無。此體從無始以來。不與諸有作對。雖不離日用應感。實與應感無與。此中原無格式。何所依倣。原無好醜。何所揀擇。即有習氣亦從此而銷。雖知尚屬意見。舍此無可用力。但不令住於所見而已。○吾人日用應感。莫非天則。但精神消散。每多忽漫。然其存其散。此心之靈未嘗不覺。貴在因其所覺而凝聚之。此心之覺處。即謂之復。纔覺即知凝聚。不至流散。即謂之姤。○人心之靈。陰爲氣習所蔽。纔一反求。即得本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爲氣習所蔽。如浮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可易。此知體也。在致知而已。致知者。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此知之貫徹。即謂之格物。○吾人患在分心與事爲二。見若視心是事。視事是心。凡事之委曲調停。正是心之盡處。稍分二見。即起厭煩心矣。○人之言愼獨者多自善惡既分之後。善求必爲。惡求必去。功夫已晚。得力稍難。須自善惡未分之前。虛體上保任。此體原不離應感。

自有炯然不昧處。此卽所謂良知也。○仙家所謂結胎豈眞有形。亦只精神凝聚卽謂之聖胎。○功夫全在未發之中上用性原是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一念之起。性原是不已。吾心之流行。亦是常應無一息之間。此心空空洞洞。原不著事。然此意綿綿密密。常若有事。如此久久習熟。舊染氣習漸忘。眞性漸露。自然獨見本來面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各有萬物。卽如庶人以一家爲天地。以一家之人爲萬物。若庶人性情不中不和。喜怒哀樂發得過當。卽一家天翻地覆。人皆不安。此卽是不位育。推而一邑至天下。又可知矣。○易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卽周子主靜之意。吾人日用只知順去。不知逆返。故多離根。若良知作得主宰。時時用不離體。此用逆之學。卽主靜意也。



##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 莫階芝庭　校刊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也。嘉靖乙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羅念菴爲緣。告歸。羅念菴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選宮僚。起爲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大怒。奪職爲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卽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禦島夷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

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僕寺少卿。右通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以三沙付總兵盧鏜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截之。賊漸平。會淮揚大祲。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見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名。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尚且原之。況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即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會。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意為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為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為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為多。故言於龍谿只少一拜。以天機為宗。以無欲為工夫。謂此心天機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此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即心體之流行不息

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既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爲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崇禎初謚襄文



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識見而已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未嘗懇切者也與張士宜○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搖動而後可謂之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情佚宕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與陳兩湖○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爲

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洒脫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洒脫在辨之而已兄以為洒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洒脫非二致也與蔡子木○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為有物則何覩何聞以為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持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念念書夜不舍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與玉道思○嘗驗得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為感也所以為寂也天機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立命在人人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矣○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向本無知欲知其向則強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向即此心之向無定體者即此心定體也答雙江○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為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

離乎聲臭也。（答張甬川○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眞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爲靜則眞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臥以待心志之定。卽此便有欣羨睥睨在矣。請且無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轇轕往來不窮之中。試觀此心如何。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臥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有得有疑。不惜見教也。（答呂沃州○近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歎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爲其道者皆可假托溷賬。自誤誤人。竊意當時

聖賢用心專而用工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與念菴○當時纂弒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弒君弒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弒。如州吁弒完一句。卽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眞心如此。所謂懼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眞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

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也（答姪孫）○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爲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卽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卽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卽受病處矣（答南野）○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可捱在胸中學之滲漏多正坐攬多耳昔人所以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答胡青崖）○近來學者病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元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竟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鬬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



挽歸眞實力行一路乃是一貼救急良方（答張士宜）○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覩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卽在於覩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中庸輯略序）○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

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學者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絶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控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紛擾也明道語略序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合中以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遷尚寶司丞陞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峯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歷已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尚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怳然悟乾元所爲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眞太和與突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灼旁蹊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綵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

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聞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尚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未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既言性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與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若以之爲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恆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 桃溪劄記

鶴徵避暑於桃溪偶校先君子所纂諸儒語要寄吳侍御叔行入梓時有觸發處隨時記之以請於同志幸有以正之也

乾元所生三子曰天曰人曰地人何以先於地也地坤道也承天時行不得先天也故後則得主先則迷矣人却可先可後者故曰御天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人皆謂天能生人不知生人者却是統天之乾元耳人生於乾元天地亦生於乾元故曰稱之曰三才○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後又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何也人與天俱生於乾元乾元每生一物必以全體付之天得一箇乾元人也得一箇乾元其所得於乾元絕無大小厚薄之差殊中庸後面言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與文王。毫髮不差。特在天名之曰不已。在文名之曰純耳。非其本來之同。文王之純。安能同天之不已哉。然惟天則萬古不變。而人不皆文也。人不皆文。且以爲天非人之所可及矣。故告之曰。在天爲命。在人則謂之性。其實一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欲知人之性。非知天之命。不能知性之大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示人以盡性之則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時時看此樣子也。孟子亦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斯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極也。太和也。皆氣之別名也。自其分陰分陽。千變萬化。條理精詳。卒不可亂。故謂之理。非氣外別有理也。自其條理之不可亂。若有宰之者。故謂之帝。生之爲天。則謂之命。以乾坤之所由不毀言也。生之爲人。則謂之性。以吾心合此生機言也。天率是命而運。則謂之天道。人率是性而行。則謂之人道。借道路之道以名之也。人以爲斯理斯道。斯性斯命。極天下之至靈。非氣之所能囿。不知舍氣則無有此靈矣。試觀人死而氣散。尚有靈否。○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觀製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元托體於此。故此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凡太虛之所包涵。吾心無不備焉。是心之靈。卽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非偏也。舉心而性在其中矣。舉性而心在其中矣。蓋舍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始兼舉而言之。實謂知得心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以盡心也。非知性則心又何所盡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試觀人病瘀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知乾元之生生皆此氣。而後可言性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鹹。或取其淡。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為聖為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凡可以學而矯之者。其氣皆未甚偏。至於下愚不移。斯偏之極矣。全以其困而終不能學也。孔子謂之相近亦自中人言之耳。上智下愚不與也。然要之下愚而下。則為禽獸。為草木。乾元生生之機。則無不在也。他不能同好生惡死之心同也。蓋以乾元之氣無非生也。○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九五之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則所謂各正矣。然則雖聖人在上。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豈能使禽獸草木之靈同於人。亦豈能使下愚之同於上智故。則已不害其為各正矣。○世儒爭言萬物一體。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不明其所以然。終是人自人。物自物。天地自天地。我自我。勉強湊合。豈能由中而無間。須知我之性全體是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不是這性。人物之性有一毫不盡。天地之化育有一毫參贊不來。即是吾性之缺故。則知盡人物贊化育之不容已矣。○人見中庸遲言毫已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似是盡己性外。別有盡人物之性。而盡人物之性外。仍有參贊之功。不知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而盡人

物之性。即所以參贊化育。蓋緣吾人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己性。天地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化育。故至誠盡得人物之性。方是自盡其性。即是贊化育矣。○何謂盡人性盡物性。俾各不失其生機而已。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聖人於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未嘗時刻放過。然子貢說起博施濟衆。聖人却又推開了。曰堯舜其猶病諸。蓋聖人能必得已所可盡處。而不能必得時位之不可必博施濟衆。非有加於欲立欲達之外也。必須得時得位。乃可爲之。合下只有一個立人達人之心而已。○惟易標出一個乾元來統天。見天之生生。有個本來。其餘經書只說到天地之化育而已。蓋自有天地而乾元不可見矣。然學者不見乾元總是無頭學問。○孔子舍贊易之外。教人更不從乾元說起。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諸門弟子猶不能解。宣欲無言。孔子總是善誘。說來只是孔子的。與學者絕無用處。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教也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皆所以使之自得耳。爲學爲教。舍自得別無入路。欲自得舍悟別無得路。孔子之無言。乃所以深言之也。晦菴先生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覺後覺。則覺即悟也。聖門之生知學知。固知則即悟。即後儒之所謂察識。亦悟也。豈可以用字不同而論其有無哉。○聖人到保合太和。全是一個乾元矣。蓋天下之物。和則生。乖戾則不生。此無疑也。乾元之生生。亦只此一團太和之氣而已。人人有此太和之氣。特以乖戾失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其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然則中節即是和。與人同即是中節。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與人同所謂中節也然則求復其太和之氣豈在遠哉亦自其與人相近者察之而已○自古聖人論學唯曰心曰性曰命金未有言氣者至孟子始有養氣之說眞見得盈天地只有一氣其所謂理所謂性所謂神總之是此氣之最清處清便虛便明便靈便覺只是養得氣清虛明靈覺種種皆具矣然所謂養者又非如養生家之養也以眞養之而已必有事焉所謂養也正忘助皆暴也害也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謂眞也然非可漫然得養也須要識得然後養得其識法則平旦之氣是也蓋氣原載此虛明靈覺而來養之所以使氣與虛明靈覺仍舊混然為一不失其本來而已○盈天地間只有此氣則吾之氣即天地萬物之氣也吾之性即天地之命萬物之生也所以天地自天地我自我物自物者我自以乖戾塞其流通之機耳以眞養則未發即是中已發即是和吾之氣吾之性仍與天地萬物為一矣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故曰係合太和吾之氣吾之性至與天地萬物為一此所謂純亦不已尚何仙佛之足言○仁生機也已者形骸即耳目口鼻四肢也禮則物之則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則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機而生我者即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於克已復禮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則斯有所間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雖其一身生機亦不貫徹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禮勿視目得其則矣非禮勿聽耳得其則矣非禮勿言口得其則矣非禮勿動四肢得其則矣各得其則則吾一身無往非生機之所貫徹其有不與天地

萬物相流通者乎。生機與天地萬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歸仁。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歸仁之驗也。○致知致曲之致。即孟子所謂擴而充之矣。然必知皆擴而充之。不知則所擴充者是何物。故致知在得止之後。致曲在明善之後。皆先有所知而後致也。知即明德也。此知豈曰人所本無哉。情識用事而眞知晦矣。即有眞知發見於其間。無由識矣。故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非悟非自得。何由知哉。然徒曰致良知。而未識所謂良知者何狀。幾何不認賊作子也。○東萊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則陽明先生之致良知。前人既言之矣。特格物之說。眞如聚訟。萬世不決。何歟。亦未深求之經文耳。論格物之相左。無如晦菴陽明二先生。然其論明德之本明。卒不可以異也。私欲之蔽而失其明。故大人思以明其明。亦不可以異也。則格物者明明德之首務。亦明明德之實功也。陽明以心意知爲物而格之。則心意知不可謂物也。晦菴謂事事物物而格之。則是昧其德性之眞知而求之聞見之知也。涑水有格去物欲之說。不知物非欲也。近世泰州謂物有本末之物。則但知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之說。皆可謂之格物。皆可謂之明德乎。必不然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則凡言物必有五官矣。則即格也。格字之義。以格式之訓爲正。格式非則而何。要知物失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用。既灼見其所謂明德而欲致之。以全其明。非物物得則何以致之。孔子告顏子之爲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格物之功也。視聽言動悉無

非禮則五官各就其明矣明德尙何弗明哉此所謂物格而知至也中庸或生而知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性也生而知安而行是率性之謂道也學而知困而知求知此性而率之也舍率性之外別無道舍知性之外別無學學知困知者較之生知只是多費一倍工夫於未知之先耳及旣知之後與生知各各具足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世謂生知不待學故朱夫子於先聖人好古敏求好學發憤皆以爲謙已誨人非也知而弗行猶勿知也卽曰安行在聖人自視未嘗不曰望道未見未嘗不曰學如不及卽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亦學也蓋行處卽是學處特視利與勉強者能出於自然耳不可謂非學也○遵道而行卽是君子深造之以道不至於自得卽所謂半塗而廢也然自得亦難言矣深造以道可以力爲自得不可以力爲也卽有明師亦惟爲勞來匡直輔翼以使之而已不能必之也有言下卽得者有俟之數年而得者有終身不得者有無心於感觸而得者有有心於叅求而得者有有心無心俱不得者及其得之也師不能必其時必其事已亦不能必其時必其事也學者須是辨必得之志則無不得者矣○盈天地之間只有一氣惟橫渠先生知之故其言曰太和所謂道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宋人惟以聖人之好學爲謙已誨人遂謂生知無學後來宗門更生出一種議論謂一悟便一了百當從此使人未少有見輒以自足儒爲狂儒禪爲狂禪不知自凡民視之可使由不可使知行似易而知難自聖人視之則知猶易而行之未有能盡者也故曰堯舜其猶病諸

蓋斯道之大雖極於無外而中則甚密無纖毫滲漏倘有滲漏則是有虛而不滿之處不足以為大矣故中庸曰優優乎大哉言其充足之為大也非學之密其功與之俱無滲漏何以完吾之大乎聖人之勉焉曰有孳孳孳死而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皆此意也學其有止息乎此子貢請息而孔子告之以死也○孟子既曰持其志又曰無暴其氣似掃性宗之學既曰勿忘又曰弗助長似掃命宗之學孟子時佛法未入中國已豫為塞其竇矣至於勿助長人皆謂即是義襲然孟子之自解曰助之長者揠苗者也揠苗者斷其根者夫義襲誠有害然何至斷根憬然悟幡然改則根本自在矣獨以為揠苗為喻者自老氏御氣之說以至元門之煉氣皆是也蓋惟是則將氣矯揉造作盡失本來雖有人與說破直養之一道念頭到處依然走過熟路矣奚復能直養哉此所以為斷根也○管登之嘗分別學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是人當為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為之事直見了自己事○少時讀孟子告齊宣好貨好色之說以為聖賢教人點鐵成金手段及今思之乃知是單刀直入不著絲毫處與孔子欲立欲達只換得一個名目蓋舉得個與百姓同之一念便是民之所好好之矣○學莫嚴於似是之辨故中庸聖經之下首別君子小人之中庸孟子七篇之將終極稱鄉愿之亂德則夫孔子誅少正卯之行僻而堅等語猶是可非可刺未足為似也直至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則其似處眞有不可以言語名狀分別者焉得不惑世誣民也故孔子於老子謂之

曰猶孟子於鄉愿謂之曰似皆春秋一字之斧鉞也然眞實自爲之人反之吾心自有炯然不可昧者○古稱異端蓋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異也端卽吾之四端耳蓋吾之四端非可分而爲道者也其出本於一源其道實相爲用見之未審執其一曰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矣則非惟其三者缺焉而莫知卽其所見之一亦非吾之所謂一矣焉得不謂之異乎楊氏之始豈不自以爲仁卒至無父而賊仁莫大焉惟其不知吾之四端不可分而爲道也至於無忌憚之小人則與君子均窺其全矣惟窺其全則以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無復顧忌天地惟吾所土下民物惟吾所顚倒而不得以拘曲之見繩之卒之與君子分背而馳遂有君子小人之別正由不知莫見莫顯之後有愼獨之功也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聖學之眞血脈也○大學取於正心孟子曰勿正心何也正謂養氣則已正其源矣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意非自誠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誠之也是正心者好惡之正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與人相近則好惡幾於正矣氣得其養則無時非平旦之氣無時非好惡之正矣尚何有正心之功也此所謂正其源也苟氣之失養而徒欲正心則以心操心反滋勞擾心安可得而正哉○余訓愼獨之獨爲不與萬法爲侶至尊無對非世儒所謂獨知之地或曰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說亦不可廢余因反復思惟乃知終不然也傳者引曾子十目十手之云則旣嘆緊破此見矣小人正謂念之初發人不及知可爲揜飾故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揜之不知其念發時已是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君子已見其肺

肝矣藉令一念之發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則十目十手亦已指視則欲掩覆必不可得且既欲掩覆則視之小人之著善相去幾何反之此心亦必不慊故所稱獨者必是萬感未至一靈炯然在大學即明德之明在中庸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於此加愼乃可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節耳於此而不愼念之發如弩箭既已離弦其中不中之機安得復由乎我也○一切喜怒哀樂俱是此生機作用除却喜怒哀樂別無見生機處○一切喜怒哀樂正是我位天地育萬物的本子故曰大本大學以好惡貫孝弟慈故以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語証之中庸以喜怒哀樂貫子臣弟友故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爲証○中庸一書統論性體大無不包其實際處全是細無不滿所以成其大大無不包天命之謂性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既已知得時工夫却在細無不滿處做故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自夫婦之與知與能以至天地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莫非性體之所貫徹故凡達德達道九經三重以至草木禽獸與夫天地鬼神至繁至賾莫非吾性體中一毫滲漏不得者蓋凡爲乾元之所資始則莫非吾性之所兼該其大非是空大實實填滿無有纖微空隙方是眞大故既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觀優優蓋充足而且有餘其大斯無一毫虧欠耳不然少有虧欠處便是大體不全矣始知學人見地尚有到處行願眞難得滿聖賢一生兢兢業業履薄臨深皆只爲此彼謂一悟便了百當眞聖門中第一罪業也○孔子語學曰約禮曰復禮禮是何物即易所謂天則詩所言物則也蓋禮之所由名正謂事事物物皆有一個恰好至當處

秩然有序而不可亂處。所謂則也。恰好至當之處。便是天理。人心之至。天理人心之至處。安得不約。復此安得非仁。○善解博文約禮之說。無如孟子。其言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添却詳說二字。便有歸約之路矣。何者。說之不詳。則一物自有一物。一事自有一事。判然各不相通。惟詳究其至。當恰好處。寧復有二乎哉。世謂博即是約。理無後先。恐未究竟。○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正是獨處。正是未發。故曰。人所不見。若省之念發時。則十目所視矣。安得尚言不見也。知微之微。正是莫顯乎微之微。猶非獨體。蓋惟其知微之不可揜。故於微之先。求無惡耳。○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先生謂即是鳶飛魚躍氣象。又云會得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魄。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千古以為直道上乘妙語。細繹之。猶在活潑瀟灑。赤地潔潔淨淨。寔曰未是。孟子血脈。乾元體段也。○平旦之氣。一念未起。何以好惡與人相近。正所以指明獨體也。惟是一念未著。好惡明德之明。炯然暫露。乃是大學知體。中庸性體。能好能惡。能哀樂。能喜怒之本。於此得正。所以好惡與人近。○人身之氣未嘗不與天通。只為人之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則乖戾而不和。遂與太和之氣有間隔。果如孟子所謂直養於本分上。不加一分。不減一分。則一身之氣。即元始生生之氣。萬物且由我而各正保合。天地且由我而參贊矣。氣至於此。死生猶晝夜。一闔一闢而已。

明儒學案卷二十六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智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絓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爲木主爭之不得黜爲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即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名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

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名入直無逺殿廬摸。
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
於上。先生贊元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
預機務。滿考。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傅。上所居永
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
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
師。分宜之勢頗絀。亾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
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
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
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動為之泣下。新鄭以為帝骨肉未寒。
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新鄭遂罷穆宗
初政。舉動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為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
皆不悅。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宮奴為內主。而去先生。先生去
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熙）為蘇松
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紲。先生乃生書新鄭。辭甚苦。新鄭
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
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
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為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
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為自來未有
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為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
南京來。復推先生為主盟。仍為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
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
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雖
黃。即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

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為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却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遇有急却濡手足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是一個仁愛也○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為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便諂者只為自做主不起○程子云既思即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是靜不知此乃是動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為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放倒下去便自睡著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即培溉無處施耳○凡為善畏人非笑而止者

只是為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為之此其故何哉只為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為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著力世儒乃欲簸弄默坐自謂主靜乎○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為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怠惰不甘之意利欲薰心故也○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



酒方也○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近有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為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行而不窮者孰非氣之所為乎○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觀書册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有言學只力行不必談說性命道德者譬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瞑目求前也除性命道德行個甚麼○人只是

一個心心只是一個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而宜矣○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而漸入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況能有至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大學絜矩只是一個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爲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參政入爲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即性習爲善者固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編以爲氣即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

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卽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畱之爲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揚之說紛紛起廢矣

## 西堂日記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撇十年稍卯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辣闇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爲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冒勵朝閙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恁地悠悠耶○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仁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爲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

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說孝烏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疎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却只往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并道字不識支離殺穢白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爲顯鬼神爲幽肝肺爲內耳目爲外凡席爲近燕貊爲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人之一身卽理也淡愛已者須先識已識得在已何暇奉人今人爲不善欲害人爲穿窬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爲人而冒爲之其爲善者不伎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爲人而強爲之是善固爲人而不善亦爲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謀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聲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爲世情束縛不能埋頭反已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遮事供奉他人耳目竟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涸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徵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

而稍長未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懽父母是習於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爲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卽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人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爲明之也○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旣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樂其後子夏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闕里散後諸賢再無聞焉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爲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爲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闢見品題者自別於家語有古道之且左傳有稷門之塗其沒也魯悼公弔之魯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爲萬世準繩後世只爲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於十哲今齊子張而詘有若於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周公不之魯矣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名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爲卿也故曰季氏富於

周公非謂文公旦也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爲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於季康子之家嘵嘵辨論忘己之失而撓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爲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後哭文伯以爲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於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鄉飲酒爲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間魚麗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次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於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箴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禪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斥蕃魚長龍爲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生之謂性性卽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爲陰忮而不爲強梁陰忮者習也其不能互爲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爲爽闓而不能爲縝密柔者

必爲縝密而不能爲奕闔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芜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揀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義農豈其自爲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恁大見識就其所蘊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徑不一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宿心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爲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盡君慾外亢楊釗晝夜之力窮於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人畜羊豕豺虎善惡拘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已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已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驕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羣爲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蠍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爲人爲羊豕爲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爲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難著愛憎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牛蝨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是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搴蕊便自不忍及斬刈

合抱就以爲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尚少道林閻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德山詩王文鳴應奎胡珊鳴玉劉璣德重楊初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霄正之尚可攻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 孝廉冀閻齋先生元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母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授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爲四川僉事興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召之術不復驗寘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龍場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廣清浪五衛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削籍後奉恩例

冠帶閑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卽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間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纊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龔閩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閩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閩齋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書。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三十二三時。病肺。至道林寺。靜坐久之。并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一日忽覺洞然宇宙渾屬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來領會元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有湛然時節。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以爲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箇心。又有箇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此生生變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團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

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智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却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即便是此體。邪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極之眞。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既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愼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即是體。和處。即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有起則有滅。縱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桃岡日錄

人除却血肉只有這一片精靈喚做心一動一靜之間正是這精靈元氣本體故心也者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不當於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是何物○只須在天命上立根久則氣質自會融化天命上立根時時約氣質歸於一動一靜之間卽氣質便是剛中柔中無聲無臭幾矣若只就氣質上強治何時得他融化○心亦是氣虛靈知覺乃氣之至精者耳心纔喜容色便喜纔怒容色便怒此便見心與氣貫通在未嘗二也○浩然之氣與夜氣平旦之氣同乃指精靈之心而言○智崇是心體高明處禮卑是應用中庸處智崇是理一處透徹禮卑是分殊處停當如釋氏見得本來是空亦是智崇却外人倫日用何處得禮卑古今賢者非無人倫日用處用功有個禮卑却

於大本處未能見得便不是智崇合智禮乃是性之中正處中正乃可言天地合德要之聖學與釋氏智原是不同釋氏只要見一個空聖人却是於空處見萬物一體自身與萬物一例所以此心便無所不貫人倫日用何處容增減一毫故萬物一體之學即智崇便已天下歸仁即禮卑便是智之流行處非有二也○聖賢之學全在好惡取舍上用力隨所好惡取舍此心皆不失其正便是存養○盈天地間有形之物皆同此氣此性生生之機無物不可見子思獨舉鳶魚以生生之機即其飛躍尤易見也只順這生生之機日用百為無非天聰明用事○明道語游楊二子曰且靜坐三字極有斟酌蓋謂初學之心平日未嘗收拾譬如震盪之水未有寧時不教他默坐何緣認得此心元來清淨湛一能為萬化根本認出來時自家已信得了方好教他就動處調習非是教人屏日用離事物做工夫乃是為初學開方便法門也○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知戒慎恐懼防非窒慾保守得這赤子時愛親敬長一點真切的心長在便自會生聰明睿智日漸純熟便自會由善信而美大美大而聖神充到萬物一體之極如堯舜光被四表亦只是元初愛親敬長真切的心非有別心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接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傷害著他須是十分愛護這根苗便自會生幹生枝生葉生花實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曰赤子之心即可云未發之中否曰未發之中便已是寂然不動赤子如何說得寂然不動須是不失赤子之心則便是未發之中曰工夫全在不失上否曰不失即是知戒慎恐懼

時時在幾上覺不然緣何會生達曰朱傳似謂不失了此心然後能擴充以至於大如何曰擴充二字本出孟子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擴充四端便是慎獨孔孟之學至易至簡○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須要善看蓋其意謂剛柔合德者乃天命之性偏剛偏柔之性乃其形而後有者也善反之則剛中柔中之性存焉其曰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乃其言欠瑩處故不可不善看也後之儒者但泥其立言之失而不究其本旨一誤百和遂以為眞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若然則氣質者果非太和之用而天命者果超然於二氣五行之外乎○凡看聖賢論學論義理處須是優柔厭飫久之乃能忽然覺悟到忽然覺悟却全不假思索安排矣強揆力索即是邪思何緣有見惟用而不用乃是正思也○虛無寂滅與權謀伯術皆是墮在一邊知有夜不知有晝知有晝不知有夜聖人從中道上行故終日有事實無一事終日有為實未嘗為情順萬事而無情此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忠恕是體用合一的心聖人言心皆是合體用處皆要學者於幾上認心即用即體○心是人之神氣之精靈知覺者也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義心之活潑潑處是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指生生之心而言者也○博文約禮不是兩段工夫總於念纔起動而未形處惟精惟一則二者一齊俱致矣禮是心之本體文是感通燦然處○心元是純粹至善大學云止至善其實只在人止之耳失其止便如純陽之氣變而為陰了此便是惡故周子揭無欲二字為聖功之要非收拾此心到得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處不得言無欲非無欲却何從見得性善○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個太和中間清濁剛

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如皐陶論九德孔子所言柴參師由偏處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知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却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工夫到得勿忘勿助之間即便是此體邪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於此處見得旬韓諸子不知此一段學問工夫如今只須用功不須想像他如何工夫到得眞默處即識之矣蓋氣一分殊即各殊約歸動靜之間便是本體先儒却以善惡不齊爲氣質性是理理無不善是氣質外別尋理矣○言忠信便該了靈明言靈明豈能該得忠信今人喜說靈明把忠信只當死殺格子忠信是甚麼譬之水無絲毫泥滓十分澄澈便與做忠信世間伶俐的人却將泥滓的水一切認作靈明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謂之命謂之道謂之誠謂之太極總是這一個神理只就自心體認便見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問所當然所以然之說如何曰只一個心千事萬事總皆變化又何顯何微只形色便是天性○心無時不動獨正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是也聖賢戒愼恐懼正是於此處精一此處精一即用處就是體和處就是未發之中○六經俱不曾空空說聖人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蒼然下面

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却在空處立著這空處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天更向何處說天知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無中邊無遠近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這一個空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藩籬分此鄰見得時便是剖破藩籬即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皐顏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收拾此心到默處即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磨篤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却認得是過○見得理一又須理會分殊非聖門之旨見得理一一言亦恐未盡學者若眞實默識得此體只要存更無事一片廣大的心自然做出無限精微○四時行百物生萬古是如此這便是於穆不已即萬物觀之發生一番便又收斂收斂一番便又發生何曾一暫止息這於穆不已是甚麼是元氣如此故元氣者天之神理先儒謂陰陽是氣所以然者是理陰陽形而下太極形而上謂有氣別有理二之矣○問何以五性感動遂有善惡曰人生而靜以上純粹至善觀四時行百物生豈容更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便已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理本體便隨所稟剛柔不齊分數發出來所以有慈祥與順懦弱無斷邪佞嚴毅正固猛隘強梁許多不同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然神理本體元只是無而已善學者約其情以復於靜則剛柔之氣皆變而復於中聰明睿智中正仁義出矣○無欲即是盡心盡心是謂心無虧欠心無虧欠方說得心在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極之眞元是氣無極之眞流行變易便

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此圖書言不盡言之深意○有問動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且落空亦不妨○戒愼恐懼之念時時不息不待言行事見而後有謂之前定定卽誠也○戒愼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眞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孝廉冀閻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閻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爲對主司奇而錄之陽明使先生往答之濠談王霸之略先生睥睨第與之論學而已濠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濠濠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濠曰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濠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頌寃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嘗謂道林曰顚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槁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

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爲譏餘姚有徐珊者亦陽明之門人不對而出先生之對與徐珊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珊爲辰州同知侵餉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縊死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者非耶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元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覺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遜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元菴山東堂邑人宏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爲劉瑾所惡謫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爲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

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偈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煆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既寃先生而陽明豈非薄宋儒者且寃陽明矣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宏山山東茌平人仕終華陰教諭垂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明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啓閒遂多學者近溪顧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聞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歷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眞知是慾慾自懲眞知是慾慾自窒懲慾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塡壑愈難愈遠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尚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講學即往從之因尚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排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眞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

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宏山謂艮卽是知。知卽是艮。艮外無知。知外無艮。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動念卽乖。夫艮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卽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淸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已是出柙之虎兕安可相提而論哉。

我疆論學語

心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膣于內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問。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淸淨安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

藥而發病者曰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益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曾子之學一貫之學也此曾子作大學之宗旨也故析而言之曰脩身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則一也何也自身之神明謂之心自心之發動謂之意自意之靈覺謂之知自知之感應謂之物心意知物總而言之一身也正者正其身之心也誠者誠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物也格致誠正總而言之脩身也道無二致一時俱到學無二功一了百當一貫之道也○道有本門路無多岐會道以心不泥文字間性原有本利原無根端本澄源則萬派千流一清徹底矣又何塵垢之染乎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丘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歷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謦欬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功夫即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瀛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爲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爲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

門所以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既掃
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
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爲學的先生言近談
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爲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
以情識爲良知失却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
良知爲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 擬學小記

經疑　人情多在過動邊此過則彼不及格物只是節其過節
其過則無馳逐始合天則故能止良知本體止乃見○義理無
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天命者
本然之眞是之謂性無所使之無所受之○前輩以不睹不聞
爲道體是不睹不聞非道矣下文何以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竊詳此兩句蒙上道字來則所睹所聞者道也戒愼不睹欲其常睹恐懼不聞欲其常聞只是常存此心之意獨字卽道字愼字卽常睹常聞道無隱見無顯微天地間只有此故曰獨莫非此故曰獨○凡物對立則相形爲有二也道一而已見卽隱無有見乎隱顯卽微無有顯乎微見顯隱微物相有然道一而已故謂之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云未

發豈惟無偏倚卽不偏不倚亦無可見指其近似但可言其在中而已故中和之中亦只是裏許之義○道理只是一個未發無形不可名狀多於下字影出之如人以魄載魂可指可明者魄也所以多重下一字忠心也忠無可指可指者信與恕事與行也皆就發用處說○喜怒哀樂本體元是中和的○莫非天也冬至祀天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祭地祀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視吾以觀吾由察吾安人欲無所匿矣以此待人便是逆詐億不信○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卽一之萬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執中之云猶言存心也堯之命契以教比屋之民猶之與舜禹諸臣都俞吁咈於廟堂者也無二道也後世學者遂以存心爲常語而以執中爲祕傳豈心外有法折心有二法耶○集義之集從隹從木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卽乎人心之安也君子之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卽乎此心之安而已○擴充是去障礙以復本體不是外面增益來○春秋不立傳者凡春秋所書之事皆當時人所共知但傳說不同隱微之地爲姦雄所欺耳夫子直筆姦雄之眞蹟實情而破其曲說使天下曉然知是非所在而不可欺而姦雄之計有所不能行故亂臣賊子聞之而懼○唐虞三代不知斷過多少事或善或惡可懲可勸若必事事爲之立傳何止汗牛充棟聖人之意正不在此故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春秋之作何以異是是非既明亦隨過隨化聖人之心固太虛也○道理只是一個諸子論學謂之求精則可謂

別有一種道理。則不可。聖人之學。較之諸子。只是精一。亦非別有一道也。○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從何處起。便生意見。○一氣流行。成功者退。曰互根。是二本也。○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著力處。○天地萬物皆道之發見。此道不論人物各各有分。覺即爲主。則千變萬化。皆由我出。○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聖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我也。分殊即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竟。○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性分上欠眞切。只因心有天則。然易流於意見。通則物各付物。意見自無所容。蓋才著意見。即爲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通。便非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故通字是工夫。○物字只指吾心好惡說。是從天下國家根究到一念發端處。○雖師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溉我。我亦不以此爲家當。○質疑　學問起頭。便是落脚。只有意無意之間耳。即今見在工夫。生死有以異乎。豈別有一著。必俟另說透也。○致知知止二義。只爭毫釐。以止爲功。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致爲功。則或自任自是。其氣揚。雖曰同遊於善。而其歸遠也。只在意念向背之間。若知知止。則致即止矣。○天理人情本非有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爲言。雖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聖人天地有不能盡也。○日用常行間檢點。即心所安行之。不必一一古格也。其古格亦是當

時卽心之所安之糟粕耳。○道理在平易處不是古人聰明過後人。是後人從聰明邊差了。只此心眞切則不中不遠。○此志與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卽是世俗。沿襲舊說。非講說則不明。若吾心要求是當則講說卽是躬行。非外講說另有躬行也。若果洞然無疑則不言亦是講說。倘未洞然而廢講說是鶻突也。○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間。百姓日用但不知。不自作主宰耳。○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心體把持不定。亦是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之行路雖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爲心。則由我也。○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凡應酬面前。只一事。無兩事。況萬乎。聖人得一。故曲當。常人逐萬。故紛錯。起於自私用智。○做工夫的。卽是本體。○一向謂儒釋大同。老師却說只爭毫釐。愚

意不爭毫釐也。年來偶見無生要議。談空甚劇。忽悟云無情毫釐爭處在此。○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可勝用矣。○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拘迫鬱惱。必有私意隱伏。○人物自得處俱是遊。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是性之本體。遊而非此。却是放失私意憂惱。不爲樂事。○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啓之。夫良知無始終。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程子須先識仁之言。猶云先須擇術云耳。後人遂謂先須靜坐識見本體。然後以誠敬存之。若次第然。失程子之意矣。○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改過之人不遮護。欣然受規。才有遮護。便不著底。○著龜無言。聖人聞之。若非一體。何以相契。是故

採賾者探吾心之賾索隱者索吾心之隱鉤吾心之深致吾心之遠審乎善惡之幾謹於念慮之微而已○著龜知吉凶吉凶本善惡謂吉凶在彼善惡亦在彼乎趨吉避凶只爲善去惡而已○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忠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隣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不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是亦不仁而已矣○喪禮哭踊有數主於節哀爲賢者設也人之忘哀必有分心處以致哀爲推極非制禮之本意○彼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固爲粗淺而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者亦爲無情○謂春生秋殺則可謂春生秋殺不可殺機自是天氣非性中所宜有○埳埋之禮起於其顙有泚則禍福之說疑其爲無泚者設猶佛氏之怖令蓋權教也彼之怖令雖若近誣猶能懼人於善而此之權教陷人於惡○解舜之深山野人者曰身與野人同心與野人異也意使舜之心果與野人異也曷足以爲舜也蓋野人之心質實舜心亦質實無以異也○王雲野云陽明曾說譬如這一碗飯他人未曾喫自沙是曾喫來只是不曾喫了以下紀聞○許函谷與陽明在同年中最厚別久再會函谷舉舊學相證陽明不言但微笑曰吾輩此時只說自家話還翻那舊本子作甚人常言聖人憂天下憂後世故生許多假意懸空料想無病呻吟君子思不出位只是照管眼下即天下後世一齊皆在○凡有所相皆道之發見學者能修自己職分則萬物皆備於我無極太極只是此心此眞道之起處不必求之深幽元遠也○物各合其天則心自不安不安不止只因逐物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歷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謫會兵科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雜職西川既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卽乎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爲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受書問都絕宦其地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即浩然之氣浩然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眞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於必有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即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即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爲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而不本之集義心非眞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心之發動處用工夫只是照管不著還是心之不定○要

將講說亦只是見頭語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講說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歷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科給事中掌吏垣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祿寺卿通政使刑部侍郎乞休回籍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鄒南皐焉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襍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襍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

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足氣之糠粞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糠粞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糠粞偏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恒性。豈可以糠粞偏勝者當之。糠粞偏勝。不恒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弟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爲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先生云陽明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眞得陽明之肯綮也。

晉菴論性臆言

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隆於清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糅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即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秉之彝

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襍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乎銅。孰能分而爲二哉。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適得吾性之眞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即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於質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可以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玉池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玉池書曰。（某）往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惡。亦無所謂善。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將無錯會

其旨歟。

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綜分布。自有偏勝糠粃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嘑蹴之食而不屑。氣質清純者固如此。氣質薄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爲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這個性從古聖賢論性。就只此一個。如曰厥有恒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個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爲性。蓋性爲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爲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爲兩物。於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故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即義理。不必更言義理也。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不可專目爲氣質也。學者悟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兩說矣。○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即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爲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爲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今日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頴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即知求聖賢之學。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文成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眞。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勉。心過柰何。文成曰。昔

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闡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爲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眞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構滁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塲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楊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窺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粵閩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即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

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謚文襄薛尚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處歸逃其所聞於陽明者尚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皇明書言誌墓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已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微竭才爲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崩外國人爲駕下人曰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曰孚嘗過顧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龔閻齋死詔獄曰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尸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門南野諸子爲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

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即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為言所為，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為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謀如此，始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以傳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使連染於言。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以傳有意余言，趣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黨孚敬，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鉉，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鞫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為彭澤所欺，況愚昧如侃者乎？上乃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群臣，斥其冒嫉蓄致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為民，行至潞河，遷聖壽節，參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香案叩首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庵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為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為已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即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

宏人非人能宏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告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証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旣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告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旣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容與之辨乎

##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却去閑理會何益○文王於庶獄庶愼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念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伏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卽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皆自目前進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姓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元渺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眞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以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

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古聖棄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在繁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麤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眞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聞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易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著個良知亦是障○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以自辰乎曰學其可學斯不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

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大游問治世以何爲要緊曰只有這件要緊世人事事要緊只爲這件不要緊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王道卽是天德卽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各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子思戒愼恐懼工夫聖人只道個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個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卽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所向有

物。卽爲物縛。所存有善。卽爲善累。○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卽是誠。卽是忠信。卽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憒無用力處。○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敝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泫然。均爲亾羊。皆非栽培之意也。○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以心安心卽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再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爲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艾。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爲是。則任鯀爲非。非過乎。○或問學莫

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眞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眞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亦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矣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固常在利固常行尊古之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陸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髣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

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憨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我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我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清矣。潛離格式。足以擊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

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艮知
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
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為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
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眞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
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
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
於下為復內陽外陰為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
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
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為泰也又云不可
於無喜怒哀樂處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
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為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
習瞑坐扃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
沙之學以自然為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

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終